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

東軒筆錄十五卷

內府藏本

朱魏泰撰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之婦弟也桐江詩話載其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毆主文幾死坐是不得取應潘子真詩話稱其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王銍跋范仲尹墓誌稱其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

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作東軒筆錄用私喜
怒誣讎前人最後作碧雲暇假作梅堯臣毀及范
仲淹晁公武讀書志稱其元祐中記少時所聞成
此書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槩
已可見又摘王曾登甲科劉翬爲翰林學士相戲
事歲月差舛相去幾二十年則泰是書宋人無不
詆謫之而流傳至今則以其書自報復恩怨以外
所記雜事亦多可採故也

泊宅編三卷

內府藏本

宋方勺撰勺有青溪寇軌已著錄勺家本婺州後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間因自號泊宅村翁是編蓋卽是時所作也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維濬載入稗海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爲竄亂今無別本可校不知其爲原帙否矣所載皆元祐迄政和間朝野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勺

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又袁文甕牖閒評
據欽宗實錄知欽宗卽位之日王黼入賀已勅閣
門使勿納卽貶崇信軍節度使賜死於路而勺乃
記其有從幸龍德宮獻詩識者指以爲識事則記
載亦或失實然其間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
者所不廢書中間有附注如教授誤據建板坤爲
金一條言不欲顯其姓名而條下注曰姚祐尚書
也又秦觀贈妓陶心詞一條條下注曰此乃誤記
東坡詞云云皆似非勺之自注然詳其詞氣當亦

宋人筆也

珍席放談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仕履無可考所紀上自太祖下及哲宗時事則崇寧以後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裒緝成編謹採集排綴釐爲上下二卷書中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錄載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韓琦之

折佞其事皆本傳所未詳可補史文之闕特間加
評論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又當王氏學術盛
行之時於安石多曲加迴護頗乖公議然一代掌
故猶藉以考見大凡所謂識小之流於史學固不
無裨助也

鐵圍山叢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條撰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
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
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

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
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
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
醒雜志則載條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
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
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清詩話
乃條使其客爲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懵不知學
爲物論所不歸故疑條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
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

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統袴則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買茴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趙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尚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

患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丐徽宗親書以降條則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官妾合詞譽京條則稱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援復安世及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恕詞益以攸嘗劾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

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
話之旨也他如述九聖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
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
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嬴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
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覩皆較他書爲詳
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官花有三等之別俗
諺包彈之始粵人雞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
芾研山大觀端研玻璃母龍涎香薔薇水沈水香
合浦珠鎮庫帶藕絲燈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

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
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
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
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
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徽
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
染寫非真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
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
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國老談苑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
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注稱
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
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真宗三
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田錫
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
間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
賂遺寶儀議今皇帝開封尹署勅趙普請從征上

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
傳中他亦多敘述詳瞻足與史文相叅攷惟記太
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
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尚賜以金帶鞍
馬因創甚不肯治而死並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
環滁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
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
而起此則傳聞之訛異未可概從至謂太宗嚮用
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菹以求白髮恐

準亦未必至是也

道山清話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郭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
案書未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
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
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
家因手抄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官賜紫金魚袋暉書則撰此
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煇清波雜志稱成都富

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
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遼國
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
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
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攷李燾通鑑長編是年
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
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
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閤門陸孝立
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

呂公著卒於位事攷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訛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攷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真宗墨智

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
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
秋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
閣又何自有之今攷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
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
昺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
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墨客揮犀十卷

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真宗時

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
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攷見書中
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
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
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
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維濬刻
八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
名爲据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
瑩中言後苑牧豕狻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

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傳融有三子諸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攷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缺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叅攷焉

唐語林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

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三十五門又益十七門
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
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
皆仍舊馬端臨經籍攷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
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
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
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
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
之名不見史傳攷書中裴佖一條佖字空格注云

御名宋惟徽宗諱佖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明以來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襍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

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概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

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楓窗小牘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鹽姚士粦序以書中所載先三老一條證以洪适隸釋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長大梁及僑寓臨安語可知其鄉貫其名則終莫得詳查慎行註蘇軾來鶴亭詩引爲袁褱未詳何據褱實明人疑慎行誤也上卷記見崇寧間作大髯方額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事卽以崇寧末年而計亦相距九十七年舊本題百歲老人

不誣也所記多汴京故事如艮嶽京城河渠官闕
戶口之類多可與史傳相叅其是非亦皆平允惟
洪芻以根括金銀之日勢劫內人徵歌佐酒其罪
不可勝誅長流海島宋法已爲寬縱此乃力辨其
無辜則紕繆之甚不足徵據矣

南憲記談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盛時事淳熙中袁文作
襄牖閒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
夢得問章惇濟一條又有近傳崧卿給事餽冰云

云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崧
卿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於中書舍人給事
中則是書當在南北宋間也中載葉景修述延祐
戊午開元官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
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
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竈灰及朱漆七
箸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
臺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
卽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

文義一概錄作正文故致是訛異耳其書凡二十
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
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攷
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麗籍見天書一條頗涉
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洎舊聞亦載之蓋宋人
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過庭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范公偁撰公偁仕履未詳據其所言乃仲淹之
元孫而不言其曾祖爲誰觀其稱純禮爲右丞純

粹爲五侍郎則必非純禮純粹二人之後純祐惟
一子曰正臣官太常寺太祝與所言祖光祿者不
合則亦非純祐之後考純仁傳末稱二子正平正
思此書皆稱爲伯祖則併似非純仁後惟純仁傳
中有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語正平傳中亦稱
以遺澤官推與幼弟後蔡京興僞造純仁行狀之
獄正思與正平爭承則純仁沒時正思已不年幼
知純仁尚有一幼子光祿卽所蔭之官公傅之父
蓋卽其子書中稱其於純仁沒後未及釋服而卒

故後來不預行狀事而史遂但稱純仁子二人耳
以是推之知爲純仁之曾孫也其書多述祖德皆
紹興丁卯戊辰間聞之其父故命曰過庭語不溢
美猶有淳實之遺風惟純禮自政府出守潁昌史
以爲王詵之譖此則以爲中官閭守忠之譖則未
知孰是也中亦間及詩文雜事如記宋祁論杜詩
實下虛成語記蘇軾論中岳畫壁似韓愈南海碑
語皆深有理解其他蘇黃集外文及燕照鄰崔鶯
諸人詩詞亦多可觀獨黃鬚翁傳卽李靖虬髯客

事而稱爲已佚之異書則偶誤記耳

萍洲可談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朱或撰或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明代商維濬刻入稗海陳繼儒刻入祕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維濬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槩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裒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

遺然較明代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或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或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攷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或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於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元祐垂簾有政由帷箔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旣回

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
興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
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土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
以資攷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
說之侈神怪肆詼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高齋漫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爲小道
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
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

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頰帶不厭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鈔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抄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摭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叅校補入略用時代

銓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慍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默記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
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攷正陳思王感甄賦事
周輝清波襍志嘗疑其記尹洙扼吭之妄然銍熟
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
子賜潘美爲子一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
乃併其子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

甚輦未察而書之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記王朴
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宋將代
周一事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爲實錄
耳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河

巡撫採
進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
興書錄解題稱其官曰朝請大夫宋詩紀事則曰
泰州倅未詳孰是也是編皆其劄記之文前錄爲

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
跋謂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遺是也末附沙隨程
迥臨汝郭九惠二跋李塉一簡及慶元元年實錄
院移取押塵錄牒文二道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
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
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話兼及詩文
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有浚儀趙不謫跋晁公武
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
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釐爲六卷今多五

卷益久經後人分併故卷帙不齊如此明清爲王
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
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歿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
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衛雲麓漫
抄嘗議其載張耒宴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
士禎古夫于亭襍錄亦議其載歲祀黃巢墓事爲
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
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玉照新志六卷

內府
藏本

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
舊文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已酉避亂記頗詆
譏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
糾紛尚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
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譏正人他如王堯
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刼寨
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叅證又如載曾布馮
燕水調歌頭排徧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
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

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
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官書玉照
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投轄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是書乃其晚年所作見於書錄解題
者一卷與此本相同其以投轄爲名者陳振孫謂
所記皆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所
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叢碎隨筆登載不能及
揮塵錄之援摭賅洽有資攷證然故家文獻所言

多信而有徵在小說家中猶爲不失之荒誕者惟第六條之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可攷矣書中於每條之下多註所聞之人今攷其江彥文一條下注聞之陸務觀任蓋臣虹縣良家子二條下注聞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舊人卽作良岳記者明清猶及見之而又下見陸游其稱已未歲金人歸我河南地者爲高宗紹興九年又稱甲戌歲者乃寧宗嘉定七年則明清之老壽可以概見宜其於軼聞舊事多所諳悉也

張氏可書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張氏可書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亦不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攷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鸞龍涎香於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

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
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
滄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
往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佚事爲他說家所不載
者亦多有益談資雖詎諧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
免失於冗雜而按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
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攷覈也其書原目已佚今
據永樂大典收入各韻內者採掇裒輯共得五十
條謹編爲一卷以存其概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間又引程子之言以爲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燈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

強至家傳之訛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始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殤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二卷

內府藏本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屬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煇俱作煇應從之按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煇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或轉是訛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張訢陳晦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爲處士然煇曾試宏詞

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嘗
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
城門之名紹興中輝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
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攷
書中稱輝之曾祖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間不
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塵諸錄曲爲曾布解耳知
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
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維濬稭海作三卷蓋明人
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並稱二志惟

龔頤正跋作三志攷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
分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中
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
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
頤正跋三字誤歟

雞肋編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
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
官院子又薛季宜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

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
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
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使食糟蟹一
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
官則莫可攷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
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
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郭僅錄其二三十條此
本較說郭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
觀陳孝先跋曰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

聞有杜集援證炙膏肓法筌法新儀行於世聞其
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
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
塵尚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
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
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軾聞
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
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間失攷證然可取者多其記
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

裕方浮沉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聞見後錄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朱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叅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爲瑣雜又伯溫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

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
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怙權者務爭
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
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
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
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
證碧雲駮真山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
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薄葬之非詆
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

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
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議通鑑削
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
詆垂簾證紹興玉璽寶非和璧論皆有見談詩亦
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耳

北窓炙輠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朱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發題已著錄是書炙輠
之名益取義淳于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
可爲士大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嘲弄爲主未審

何以命此名也德操與張九成友善故孟子發題
附刻於橫浦集末其學問則九成純耽禪悅德操
多稱道二程雖間一及蘇氏而不甚鄭重其第一
條卽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闡明程子之意則
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見惟林靈素妖妄
蠱惑實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稱其有活人之
心未免好爲異論又解孟子萬物皆備一條尤近
荀卿性惡之旨其橫浦之學偶相漸染故立是異
說歟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德操病廢終身行

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
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抄流
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覲之祕笈矣

步里客談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陳長方撰長方字齊之侯官人紹興戊午進士
第官江州軍學教授初長方父侁爲洪州錄事卒
於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旦家
於步里遂以名書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
談一卷唯室卽長方之別號蓋宋史荒謬未考其

名胡伯能作長方形狀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
亦卽此書蓋初名談錄後乃改今名也所記多嘉
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寧元豐之間邪正是非
尤三致意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標
榜之習其引陳瓘與楊時書譏欲裂白麻之非禮
亦深明大體所見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評論文章
頗多可採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
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
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縛雞行而陳爲不類又引

王剛中語謂文寧使人舉節賞嘆不如使人肅然
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
勢而然以議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至
謂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條由不知推步之術
謂腎無左右一條由不知診候之方置之不論可
矣此書宋志作一卷與胡伯能行狀不合蓋傳寫
之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裒而輯之尚得五十八
條謹以類排纂從胡伯能所記仍釐爲二卷

程史十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朱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
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諛
謔之詞然惟金華士人看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
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
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
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
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
譏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
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塞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

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
槩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
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
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
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爲
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攷證在宋人說部
之中亦玉明清之亞也惟其以程史爲名不甚可
解攷說郛載柳理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
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

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

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卽德裕次柳氏舊

聞之別名也

珂蓋襲而用之然攷工記曰輪人爲蓋達

常爲圍三寸程圍倍之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程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有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并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溷簡牘焉

獨醒雜志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曾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又自題曰廬陵曾祖孝先祖君彥皆當熙寧之時不肯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士遊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爲十卷以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後萬里序之諤跋之後趙汝愚周必大樓鑰亦

皆爲之跋書中多記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間
及雜事亦足廣見聞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
推挹而於秦檜則惟記與翟汝文詬爭一事亦不
甚置是非於秦熺登第一事亦僅借崔頤以寓之
考敏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檜未遠殆猶有所避歟
書中稱風鳶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尤獨
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於古無徵又唐改正月
晦日爲中和節載於鄴侯家傳當時嘗以命題試
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僻事而試官謬舉清

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能糾正蓋以記錄爲主不

以攷證爲主也他如仁宗朝二衛士論貴賤事乃

因朝野僉載唐魏徵事而影撰

按此事先載能改齋漫錄中實退錄

嘗辨之

京師知術者埋金事乃因國史補遺晉隗炤

事影撰

見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卷

敏行皆不辨而述之又蔡條

勒停乃爲其兄攸所軋見宋史蔡京傳而云以西

清詩話爲言者所劾僞呂洞賓詩乃福州黃待聘

所撰當時已捕斬於馬行街見耿延禧林靈素傳

按此傳載實退錄第一卷

而云真有洞賓現化事尤失之不老

至於欲以人挽獨輪車爲陣尤如兒戲其謬更甚於房琯楊萬里序乃盛稱之可謂舍所長而譽所短矣

耆舊續聞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

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
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摺拾頗多間或於條下夾注
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
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
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
弟又稱朱翌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
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
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
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茗溪漁隱叢話

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据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
薛叅政墓誌之誤亦頗有攷据雖叢談瑣語間傷
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四朝聞見錄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
與論真德秀謚議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厲鶚宋詩
紀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
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
則建安其祖籍歟其歷官始末無攷觀所記庚辰

京城災周朝端諷其論事一條及與真德秀私校
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
可詳矣所錄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條
甲乙丙戊四集皆雜敘高孝光寧四朝軼事各有
標題不以時代爲先後惟丁集所記僅寧宗受禪
慶元黨禁二事不及其他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
學一以朱子爲宗然賣武夷山一條乃深惜朱在
之類其家聲案在朱子之子時官戶部侍郎無所隱諱則非攀援
門戶者比故所論頗屬持平南渡以後諸野史足

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傳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號爲精核次則紹翁是書陳郁藏一話腴嘗摘其
誤以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驛詩爲趙仲湜遊天竺
詩一條周密齊東野語嘗摘其光宗內禪慈懿於
卧內取璽一條又摘其函韓侂冑首求和誤稱由
章良能建議一條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蓋小小
訛異記載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廢其書也惟王士
禛居易錄謂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今核其
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此書則列小

說家焉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兩江

總督採
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攷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商維濬釋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

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
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閶小肆中購得抄本毛
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
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
朔齋再娶二條並附注衢按云云蓋閔氏所加海
鰲兆火一條附注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
也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睚諸條皆不足以
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攷据者實多究在輟耕
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庵韓秋巖諸人於宋末講

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幸爲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讎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寃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實叛賊卽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况恍惚

夢語乎

隨隱漫錄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隱而稱陳郁爲先君知爲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丑爲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已入元案劉壎水雲村泯稿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

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壠跋
其後以爲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潛躍汲汲斯文惜
不遇園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爲
郁字則其子當卽世崇證以書中所記與此批一
一脗合知隨隱卽世崇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
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
太子玉食批直書閣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享
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
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采其

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悱惻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東南紀聞三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攷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後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

蓋自紳始論乘轎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
簪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
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
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
惟論軼醢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
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
流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俠單煒之書
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忤忍以及徽宗時瑞
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

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
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
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
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
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
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
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
帙無攷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裒合排
纂勒爲三卷

歸潛志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史從益之子爲太
學生舉進士不第元兵入汴遁還鄉里戊戌復出
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省
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
題曰金人殊非其實是書名曰歸潛益祁於壬辰
北還以此二字榜其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
出西山之節不終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
序謂昔所聞見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

卷悉爲金末諸人小傳第七卷至三十卷襍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二卷題曰錄崔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刼使撰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爲襍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爲一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三卷詩文爲第十四卷附綴於後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半移綴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

變祁在汴京目擊事狀記載胥得其實故金史本
傳稱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
以所言爲據又若大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
出降於元此志不書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
國志之誤元史稱壬辰正月太宗自白波濟河而
南睿宗由峭石灘涉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
時而此志則載睿宗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
河乃在壬辰與金史及姚燧牧菴集蘇天爵名臣
事略所紀相合可證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

劉元規使北朝不知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
載薩克蘇媒蘖李元妃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
七年三月朔諸國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輝北
轅錄合而本紀但載十六年三月朔日蝕放朝一
條載金代鈔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
通貨改爲通寶通寶又改爲通貨一條皆足以補
正史之闕至於金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
邦彥充申請使此志作祈請使圖克坦烏登傳稱
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

省閩鄉以備潼關此志書其事於正大八年完顏
思烈傳載王渥從思烈戰歿此志作從持嘉哈希
李英傳稱與元兵遇於霸州敗死此志作遇於潞
州郭阿林傳稱宋兵大至遂戰歿此志作馬倒被
擒不知存歿師安石傳贊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
死此志則云旣居位人望頗減皆有異詞其他年
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
考談金源遺事者以此志與元好問壬辰雜編爲
最金史亦並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

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朝郭朝鈺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
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
當猶從元本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龜家
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卽此本也

山房隨筆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蔣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許人惟書中杜善甫一
條內有余分教溧陽語知嘗爲溧陽學官又有穆
陵在御語知爲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

之事而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
木棉菴事敘述始末亦比他書爲最詳惟所記陸
秀夫輓張世傑詩似出附會厓山舟覆鯨海沸騰
烏有吟咏之暇且詩中曾聞海上鐵斗膽句亦不
似同時之語朱國禎湧幢小品謂世傑溺死在秀
夫赴海之後亦以此詩爲疑所言良允殆好事者
欲褒忠義故造斯言歟至於以夏貴之降歸咎似
道未爲無理而反復解釋反似於貴有恕詞未免
有乖大義觀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山居新話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瑀撰瑀元史無傳楊維禎集有瑀墓碑曰瑀字元誠杭州人天歷間擢中瑞司典簿帝愛其廉慎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江東浙西盜羣嘯乃改建德路總管瑀蒞郡視之如家民亦視之如父母其像而祠者凡十有四所行省最其功進階中奉大夫云云是書卷末有至正庚子三月瑀自跋結銜題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當成於進階以後而卷首又有維禎序作於

是年四月乃稱爲歸田後作殆是年卽已致仕歟
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叅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
然如記處州砂糖竹箭記至元六年增羅官米記
高克恭弛火禁記托克托開舊河則有關於民事
記勅令格式四者之別記八府宰相職掌記奎章
閣始末記饑鳳司教坊司班次則有資於典故記
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記高麗女之守義記樊時
中之死事則有裨於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
戒者頗多至於辨正薩都拉元宮詞謂官車無夜

出之例不得云深夜官車出建章擎執官人紫衣
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不
得云紫衣小隊兩三行北地無芙蓉官中無石欄
不得云石欄杆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又辨
其京城春日詩謂元制御溝不得洗手飲馬留守
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不得云御溝飲馬不回首
貪看柳花飛過牆則亦頗有助於攷證雖亦輟耕
錄之流而視陶宗儀所記之猥雜則勝之遠矣

遂昌雜錄一卷

內府
藏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江浙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僞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

書摺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
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
由於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旣亡矣可不必更爲高
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樂郊私語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
嘗爲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叟至正中
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尚得以
閉戶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爲名雖若幸

之實則傷亂之詞也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
言然其中如楊完者武陵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
頗足與史傳相叅所辨六里山天冊碑秦檜像贊
魯豈注杜詩諸條亦足資攷證末載楊維禎撰其
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爲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
不敘之於書內乃別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
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輟耕錄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此書乃雜

記聞見瑣事前有至正丙午孫作序書中稱明兵
曰集慶軍或曰江南遊軍蓋丙午爲至正二十七
年猶未入明時所作也郎瑛七修類稿謂宗儀多
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之類皆攘爲已作今其
書未見傳本無由證瑛說之確否但就此書而論
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南兵亂之
事紀錄頗詳所攷訂書畫文藝亦多足備叅證惟
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間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
之體葉盛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褻良非苛論

然其首尾賅貫要爲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借此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瑜不掩瑕固亦論古者所不廢矣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草已著錄是書紀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叅其間徵引旣繁亦不免時有牴牾又好自敘居官事迹殆不免露才揚已之病王士禛作居易錄多自記言

行有如家傳其源濫觴於此古人無是體例也至
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
舍鬪鵠鵠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
又淺之甚者矣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攷究
最詳又家富圖籍其萊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
多罕覩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裨取成編者
特爲博洽雕榛楷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取長棄
短固未嘗不可資考證也

菽園雜記十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叅政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欽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秦欽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其中間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啟聖公而配以

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先進遺風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定向有碩輔寶鑑要覽已著錄在自署太倉人其始末則未詳也是書略仿

宋人典型錄之體載明代名臣遺聞瑣事大抵嚴
操守礪品行存忠厚者爲多蓋明自嘉靖以後開
國敦龐之氣日遠日漓士大夫怙權營賄風尚日
偷定向陳先進懿行以救時弊故所紀多居家行
已之細事而朝政罕及焉考其著書之時正分宜
驕怙之日定向其有微旨乎其間如曲譽李東陽
之類未免鄉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學亦未免門戶
之見然著書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此本爲
陳繼儒秘笈所刻體例混淆原書與續輯不甚可

辨間有論斷亦不知爲誰語以行欵推之殆每條
第一字跳行者爲定向之書其第一字平書者爲
在之書歟今未見定向之原本不可考矣

觚不觚錄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專
記明代典章制度於沿革尤詳自序謂傷觚之不
復舊觚益感一代風氣之升降也雖多紀世故頗
涉瑣屑而朝野軼聞往往可資考據若徐學謨博
物典彙載高拱考察科道被劾者二十七人並載

名氏說者謂其諳於故事而是書并詳及諸人所以被劾之故爲學謨所不及載於情事首尾尤爲完具蓋世貞弱冠入仕晚成是書閱歷旣深見聞皆確非他人之裨販耳食者可比故所敘錄有足備史家甄擇者焉

何氏語林三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啟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迹續之併義

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爲精審其採掇舊文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僞本李屋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爲之注亦頗爲博瞻其間撫拾旣富間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爲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於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並驅千古要其語有

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皆文

淵閣著錄

案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
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
雜史其叅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
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家類三

山海經十八卷

內府藏本

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

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

記山海經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而未言爲何人所

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

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駕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

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缺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畧

卽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贋托然璞序已引
其文相傳旣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
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
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按以耳目
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
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任臣撰任臣有十國春秋已著錄是書因郭
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

道里皆有所訂正。雖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黃金青邱山之鴛鴦，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贅疣。卷首冠雜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掎撫宏富，多足爲考證之資。所列逸文三十條，自楊慎丹鉛錄以下十八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別本，其爲稗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註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廣見聞也。舊本載圖五卷，分爲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云本宋咸平舒雅舊藁，雅本

之張僧繇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其圖亦以意爲之無論不真出雅與僧繇卽說果確實二人亦何由見而圖之故今惟錄其註圖則從刪又前列引用書目五百三十餘種多採自類書虛陳名目亦不瑣錄焉

穆天子傳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晉郭璞注前有荀勗序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

人盛姬事按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卽束皙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非也此書記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以今本竹書紀年較之紀年載十二年冬王北巡狩遂征犬戎事在傳之第一卷十四年夏王畋於軍邱五月作范宮作虎牢事在傳之第五卷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鹽澤事在傳之第六卷十七年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事在傳之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兩書同時並出苟昺等

互校其文不應牴牾如此蓋今本竹書紀年乃明
人撫諸書以爲之非汲冢之舊簡併郭璞註中所
引紀年之文尚掇拾未盡况暇考其次第乎是亦
今本紀年出於依托之一證或乃謂當移五卷六
卷於二卷之前以符竹書之次第則削趾適履矣
書中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過
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
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
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

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註爾雅於西至西王母
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於河出崑崙墟句雖引
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注此書乃頗引志怪
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
洽故也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
時流俗有此記載如後世小說野乘之類故列禦
寇得摭采其文耳道藏目錄載入洞元部記傳類
恭字號與杜光庭錄異記諸書同列則牽附甚矣
世所傳汲冢書師春之類久已亡佚逸周書又屬

誤入紀年僞妄顯然其真存於今者惟此傳矣然
文字既古訛脫又甚學者多不究心封膜書於河
水之陽見第二卷膜畫自是人名封者錫以爵邑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誤以畫字爲畫字遂誤以封
膜爲畫家之祖邱陵自出乃西王母謠見第三卷
方回瀛奎律髓註陳子昂詩邱陵徒自出句乃云
自出二字疑誤第二卷云乃爲銘迹於縣圃石上
第三卷云乃紀其迹於弁山之石其文甚明朱珪
名蹟錄乃謂取穆天子傳爲名蹟於弁茲石上全

然舛迕則其傳世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固考古者
所宜寶重也

案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
月敘述西遊之事體近乎起居注耳實則恍
惚無徵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爲古書而存之
可也以爲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
今退置於小說家義求其賞無庸以變古爲
嫌也

神異經一卷

內府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
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
方朔撰張茂先傳之僞今考漢書朔本傳歷叙朔
所撰述言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
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
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在班固時已然此書旣劉
向七畧所不載則其爲依托更無疑義晉書張華
本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併華注亦屬假借振
孫所疑誠爲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

張華注則其僞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縟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並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盤明月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既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又考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收獠字說文玉篇皆所不載注稱獸似獅子實本此經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名曰獠之文則小學家已相援據不但文人詞藻轉相採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

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異於輿圖亦無關於修煉其分隸均屬未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海內十洲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懸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又後附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其言或稱臣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武帝不能盡朔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

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
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
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
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
改爲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托
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後引五岳真形圖
事知出漢武內傳後也然自隋志已著於錄李善
注張衡南都賦宋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元
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

擬郭璞遊仙詩夏侯元東方朔畫贊陸倕新刻漏
銘並引其文爲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陸
德明經典釋文亦於莊子北冥條下引此書曰水
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則通儒訓詁且據
其文矣唐人詞賦引用尤多固錄異者所不能廢
也諸家著錄或入地理循名責實未見其然今與
山海經同退置小說家焉

漢武故事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

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璠之
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
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
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
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枕諸事稱出漢武
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注文選西征賦引漢武
故事二條其一爲柏谷亭事此本亦無之其一爲
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考隋志
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並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

尚作二卷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
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
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
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
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
種云爾

漢武帝內傳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注撰人宋志
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

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
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此
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於
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宏
景真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咏序有靈飛六
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
以白玉函語則其僞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
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
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

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
頓授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
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
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車來云云與此傳
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眞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
注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爲張華之
舊文其始魏晉間文士所爲乎陸德明莊子釋文
注大宗師篇西王母亦引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
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與今本所載

同而文句迥異或德明彙括其詞歟錢曾讀書敏

求記曰漢武內傳一卷屏守居士空居閣校本

屏案

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也

廣記刪去元靈二曲及十二事篇

目又脫朱鳥窻一段對過始知此本爲完書案李商隱詩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又曰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前覩阿環皆用朱鳥窻事知古本當有此一段李善注文選郭璞游仙詩引漢武內傳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眇九野二句正元靈曲中語知古本當有此二

曲錢曾所云良是今檢此本亦無元靈二曲及朱
鳥窻一投而有十二事之篇目與曾所說又不同
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內傳二卷載西王
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終南
元都道士游巖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刪竄
之本非完書矣

漢武洞冥記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
祿勳事迹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

志始作四卷文獻通考有拾遺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引憲自序謂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困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別錄又於御覽中抄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別錄當卽拾遺也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

徒以喫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
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
必真出憲手又詞句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
依託爲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
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
華足供采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
尚書於李克一條悠謬支離全乖事實朱彝尊乃
採以入經義考則嗜博貪奇有失別擇非著書之
體例矣

拾遺記十卷

內府藏本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迹具晉書藝術傳故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苻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其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經亂亡失殘缺梁蕭綺搜羅補綴定爲十卷并附著所論命之曰錄卽此本也綺序稱文起義炎以來事迄西晉之末然第九卷記石虎燹龍至石氏破滅則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後入東晉久矣綺亦約畧言之也嘉書蓋仿

郭憲洞冥記而作其言荒誕証以史傳皆不合如
皇娥讌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聖或下
獎賊臣尤爲乖迂綺錄亦附會其詞無所糾正然
歷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
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虞初九百漢人
備錄六朝舊笈今亦存備採掇焉

搜神記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時以著
作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事迹具晉書本傳史稱

寶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靈異神祇人物變化爲此書其自序一篇亦載於傳內隋志新舊唐志俱著錄三十卷宋志作搜神總記十卷亦云寶撰崇文總目則云搜神總記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千寶撰非也

案此條見玉海

此本爲胡震亨秘冊函

所刻後以其板歸毛晉編入津逮秘書者考太平廣記所引一一與此本相同以古書所引證之裴松之三國志註魏志明帝紀引其柳谷石一條齊王芳紀引其火浣布一條蜀志糜竺傳引其婦人

寄載一條吳志孫策傳引其于吉一條吳夫人傳
引其夢月一條朱夫人傳引其朱主一條皆具在
此本中劉孝標世說新語註引其盧充金盃一條
劉昭續漢志註五行志荊州童謠條下引其華容
女子一條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子重生條下引
其李娥一條桓帝延熹七年條下引其大蛇見德
陽殿一條地理志馬邑條下引其秦人築城一條
故道條下引其旄頭騎一條李善註王粲贈文叔
良詩引其文穎字叔良一條註思元賦引其張車

子一條註鮑照擬古詩引其太康帕頭一條劉知
幾史通引其王喬飛舄一條亦皆具在此本中似
此本卽寶原書惟太平寰宇記青陵臺條下引其
韓憑化蛟蝶一條此本乃作化鴛鴦郭忠恕佩觿
上篇稱干寶搜神記以琵琶爲頻婆此本吳赤烏
三年豫章民楊度一條凡三見琵琶字安陽城南
亭一條亦有琵琶字均不作頻婆又續漢志註地
理志緱氏條下引其延壽亭一條巴郡條下引其
澤中有龍鳴鼓則雨一條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

山鳴條下引其論山鳴一條李善蜀都賦註引其
澹臺子羽一條陸機皇太子宴元圃詩引其程猷
說石圖一條此本亦皆無之至於六卷七卷全錄
兩漢書五行志司馬彪雖在寶前續漢書寶應及
見似決無連篇鈔錄一字不更之理殊爲可疑然
其書敘事多古雅而書中諸論亦非六朝人不能
作與他僞書不同疑其卽諸書所引綴合殘文附
以他說亦與博物志述異記等但輯二書者耳目
隘陋故罅漏百出輯此書者則多見古籍頗明體

例故其文斐然可觀非細核之不能辨耳觀書中
謝尚無子一條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二卷引之註
曰出誌怪錄是則捃拾之明證胡震亨跋但稱謝
尚爲鎮西將軍在穆帝永和年中寶此書嘗示劉惔
惔卒於明帝大寧中則書在尚加鎮西將軍之前
二十餘年疑爲後人所附益猶未考此條之非本
書也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見余家藏書目
中有千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
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鈔諸書中錄出

耳豈從金函石匱幽巖土窟掘得耶大抵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斯言允矣

搜神後記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注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迹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僞托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

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志著錄已稱陶潛則贗撰
嫁名其來已久又陸羽茶經引其中晉武帝時宣
城人秦精入武昌山採茗一條與此本所載相合
封演見聞記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飲一斛二斗後
吐一物一條與此書桓宣武督將一條僅文有詳
畧及牛肺字作牛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與
此本所載相合知今所傳刻猶古本矣其中丁令
威化鶴阿香雷車諸事唐宋詞人並遞相援引承
用至今題陶潛撰者固妄要不可謂非六代遺書

也

異苑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
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叅軍元
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爲劉毅
郎中令以事忤毅爲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毅鎮
江州褊躁愈劇又載毅妻爲桓元所得擅寵有身
多蓄憾詆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惟書中
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叅軍以未

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將軍領荊
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傳中未之及則
偶疏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
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晉書載武庫火漢高祖
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
間太平御覽所引傳承亡餓一條此本失載又稱
宋高祖爲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
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佚脫竄亂然核其大
致尚爲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

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斷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詩中陶侃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爲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爲精切則有裨於考證亦不少矣

續齊諧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梁吳均撰均事迹具梁書本傳唐藝文志作吳筠案唐有道士吳筠乃大厯時人是書隋志著錄杜公瞻荆楚歲時記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已先引其

文非筠明甚唐志蓋傳寫之訛吳琯刊本有元陸
友跋曰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
云爾前無其書也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均書之
前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唐志小
說家亦並載之然則均書實續無疑友謂前無其
書亦爲失考所記皆神怪之說然李善注文選於
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樹一條於謝惠連七
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引其成武丁一條韋絢劉禹
錫嘉話引其霍光金鳳轄一條蔣潛通天犀導一

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其徐邈畫鯢魚一條是
在唐時已援爲典據亦小說之表表者矣惟劉阮
天台一事徐子光注李瀚蒙求引續齊諧記之文
述其始末甚備而今本無此條豈原書久佚後人
於太平廣記諸書內抄合成編故偶有遺漏歟

還冤志三卷

內府藏本

隋顏之推撰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
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還
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還冤志太平

廣記所引亦皆稱還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
寫之訛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
目以北齊卽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
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
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
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
載釋庭藻續北齊還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
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依禮能仁
盛談因果之推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爲篤信

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然齊有彭生晉有
申生鄭有伯有衛有渾良夫其事並載春秋傳趙
氏之大厲趙王如意之蒼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
亦未嘗不載於正史強魂毅魄憑厲氣而爲變理
固有之尚非天堂地獄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
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冗濫存爲鑑戒固亦無
害於義矣陳繼儒嘗刻入秘笈中刊削不完僅存
一卷此本乃何鏗漢魏叢書所刻猶爲原帙今據
以著錄焉

集異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薛用弱撰案唐書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長慶
光州刺史其里籍則未言此本卷首題曰河東然

唐代士族率題郡望劉必彭城李必隴西其確生

何地則未之知三水小牘

案此書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三百十二卷所

引載其太和中自儀曹郎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

殘蓋在當時稱良吏其事迹亦無考也是書所記

凡十六條晁公武讀書志稱其首載徐佐卿化鶴

事此本正以此條爲首與晁氏所記合蓋猶舊本

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世所傳狄仁傑集翠裘王維鬱輪袍王積薪婦姑圍棋王之渙旗亭畫壁諸事皆出此書其良常山新官銘洪邁容齋隨筆推爲奇作蘇軾與子過詩所謂爾應奴隸蔡少霞我亦伯仲山元卿者卽用其事卷帙雖狹而歷代詞人恒所引據亦小說家之表表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一名古異記然諸家著錄俱無此名不知振孫何本又唐比部郎中陸勲亦有集異記二卷與用弱此本名同故文獻通考題

勲書曰陸氏集異記以別於用弱書焉

博異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唐谷神子還古撰不著姓氏考晁公武讀書志載老子指歸十三卷亦題谷神子註不著姓氏而唐書藝文志有馮廓注老子指歸十三卷與公武所言書名卷數皆合則谷神子其馮廓歟胡應麟二酉綴遺則曰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其說亦似有依据然古無明文闕所不知

可矣其書載敬元穎許漢陽王昌齡張竭忠崔元
微陰隱客岑文本沈亞之劉方元馬燧十人太平
廣記三百四十八卷載李全質一條稱會昌壬戌
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云云此本無之蓋
亦鈔合而成非完帙也所記皆神怪之事敘述雅
贍而所錄詩歌頗工緻視他小說爲勝惟師曠鏡
銘一條不似三代語爾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語觸
時忌故隱其名前有自序亦稱非徒但資笑語抑
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詞稍獲周身之戒今觀

所載殊不見觸忌之語而證以太平廣記所引又確爲本書非出依托未審其寓言之旨何在也

杜陽雜編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

南昌澗東條支鬼谷訶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
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
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屬賚地接
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
顯然者矣然鋪陳縝艷詞賦恒所取材固小說家
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
今沿用殆以是歟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
志謂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唐鍾輅撰輅太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
文志作鍾籀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
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達
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
說爲有勸戒高彥休唐闕史曰世傳前定錄所載
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卽指
此書然小說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
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
以唐明皇與唐元宗析爲兩條知爲雜采類書而

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龍城錄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桂苑叢談一卷

內府藏本

案新唐書藝文志載桂苑叢談一卷註曰馮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晁公武引李淑邯鄲書目云姓嚴疑馮翊子其號而子休其字也陳繼儒刻入秘笈乃題爲唐子休馮翊著顛倒其文誤之甚矣其書前十條皆載咸通以後鬼神怪異及瑣細之事後爲史遺十八條其十二條亦紀唐代雜事餘六

條則兼及南北朝然如高澄捕賊高延宗縱恣崔
宏度酷虐諸事齊隋本史皆已載之又似摘鈔卷
中未及刊削者疑已經後人竄亂非原書也其甘
露亭一條稱吳王收復浙右之歲者當爲昭宗天
復二年時始封楊行密爲吳王故子休以此稱之
然則作是書者其江南人歟

劇談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唐康駢撰王定保撫言作唐駢蓋傳寫之訛唐書
藝文志作康駢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

未詳孰是然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
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
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
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
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卽後人從廣記抄合也此本
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舖刊行字蓋猶影抄宋
本如潘將軍一條注中疑爲潘鵬碑字今本劍俠
傳從廣記剽掇此條訛爲潘鶴碎遂不可解知此
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

一條古夫子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旣非遲暮
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贗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
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裨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僞
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
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唐張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讀字聖朋唐書藝
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聖朋用朋用
字形相近義亦兩通未詳孰是也深州陸澤人舊

唐書附見其祖張薦傳中稱其登進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新唐書藝文志則稱爲僖宗時吏部侍郎高彥休唐闕史亦稱張侍郎讀爲員外郎張休復之子

紫舊唐書作希復

牛僧孺之外孫年十九登進

士第不言其爲吏部禮部以典貢舉之文證之蓋新唐志爲誤矣是書所記皆神鬼靈異之事豈以其外祖牛僧孺嘗作元怪錄讀少而習見故沿其流波歟補遺一卷舊本併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

無之疑刊刻者撫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
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名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
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
以題誌怪之事於義未當特久相沿習不覺耳今
特附訂其失庶讀者有考無相沿用焉

唐闕史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高彥休撰彥休始末未詳書中鄭少尹
及第一條有開成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語
考舊唐書高鍇傳鍇於太和三年以吏部員外郎

奉詔審定勅試別頭進士明經開成元年以中書
舍人權知禮部貢舉尋爲禮部侍郎掌貢部者三
年出爲鄂岳觀察使而卒鄂岳正江夏之地所言
官品事跡俱合則彥休當爲錯之從孫惟新舊書
皆失錯之里籍遂不知彥休爲何地人耳陳振孫
書錄解題曰彥休自號參寥子唐藝文志注亦同
宋史藝文志載闕史一卷註曰參寥子述又載高
彥休闕史三卷分爲兩書兩人殊爲舛誤又黃伯
思東觀餘論有此書跋云敘稱甲辰歲編次蓋僖

宗中和四年而其間有已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
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無甲子當爲
甲午之訛下距中和四年僅十年不應卽能著書
由是以後惟晉開運元年爲甲辰上推乾符元年
甲子生年當七十一歲尚有著書之理然則彥休
蓋五代人也書諸家著錄皆三卷今止上下二
卷似從他書抄撮而成非其原本張耒宛邱集稱
賈長卿嘗辨此書所載白居易母墮井事此本無
之是亦不完之一証然自序言共五十一篇分爲

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脫遺者或後人併追改其序
歟王士禎居易錄譏其首載李師道之黨丁約獻
俘闕下臨刑幻化仙去事以爲導逆其說甚當然
所載如周墀之對文宗崔閬之對宣宗鄭薰判宦
官之蔭子盧攜之議鎮州皆足與史傳相參訂李
可及戲論三教一條謂伶人不當授官持論尤正
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劉蛻辨齊桓公器單長
鳴非姓單諸事亦足以資考証不盡小說荒怪之
談也

甘澤謠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袁郊撰晁公武讀書志云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周亮工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抄撮而成僞本也

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二十餘條
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疊矣
今考亮工所稱夢羽卽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
本今未之見錢希言猶園薄明經爲魚一條稱嘗
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
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
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
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疊又裒輯散佚重編成帙
亦不得謂之贗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說家

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
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
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
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
談矣

開天傳信記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唐鄭綮撰綮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
騎常侍好以詩謠托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
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

宰相時事可知者卽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蔡嘗
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
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顧未之及或
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訛開元天寶故事凡三
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
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戲游城南王琚延過其家
謀誅韋氏一條据唐書琚傳乃琚選補主簿過謝
太子乘機進說以除太平公主並無先過琚家之
事司馬光作通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

然韋氏稱制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
復卜居韋杜絜所紀恐非事實宜爲通鑑所不取
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官羅公遠隱形絜法善
符錄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行世既
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錄以備小說之一
種焉

稽神錄六卷

內府藏本

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爲翰林學士
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

化初坐累謫靜難軍司馬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皆記神怪之事晁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真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耻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

僞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僞某官亦入宋以
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
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第當是他書中錄
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
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
合案楓窻小牘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廣記時徐
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采擷不敢自
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
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

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書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前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徃徃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士折腰猶忤俗人情則鉉客實有蒯亮然不言

及說鬼事又書中載破癩得碁子得鍼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肯賓退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江淮異人錄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吳淑撰淑有事類賦已著錄是編所紀多道流俠客術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徐鉉嘗積二十年之力成稽神錄一書淑爲鉉壻殆耳

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語怪慙鉉書說鬼率誕
漫不經淑書所記則周禮所謂怪民史記所謂方
士前史往往載之尚爲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
之類馬令陸游二南唐書皆採取之則亦未盡鑿
空也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此書作江淮異人傳疑
傳寫之訛又宋史淑本傳載是書三卷而陳振孫
書錄解題作二卷宋藝文志亦同則列傳以二爲
三由字誤矣其書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掇
拾編次適得二十五人之數首尾全備仍爲完書

謹依宋志仍分爲上下二卷以復其舊焉

茆亭客話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
雜錄其所見間始王孟二氏終於宋真宗時皆蜀
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
所記多蜀事似未徧檢其書但約畧言之也李昉
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通春秋學又稱其鬻丹養
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誤
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蘆

列道家靈跡者居全書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
餘雖多及神怪而徃徃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
爲近理其記吳王客省使高弼以王羲之石本蘭
亭一軸獻僞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
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爲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
案賓退錄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
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卽因此事而附會 又記

唐德宗疑韋臯有異志陰遣僧行勤誘之餌丹至
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亦唐史所不載又記雷
琴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

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皆足以廣異聞
其駁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鎮蜀時術士王劍換福
感寺塔金相輪事謂淳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銅鐵
所鑄證孫光憲爲誣亦足訂小說之訛也

太平廣記五百卷

內府藏本

宋李昉奉勅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
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隣幾陳鄂呂文仲吳淑十
二人也以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奉詔三年八月表
進此據朱會要之文玉海則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書成未詳孰是六年

正月勅雕板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采書三百四十五種古來軼聞瑣事僻筴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徃徃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玉海稱廣記鏤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板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及睹鄭樵號爲博洽而通志校讎畧中乃謂太平廣記爲太平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其書雖多談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恒所采用考證家亦多所取

資又唐以前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編尚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爲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間有闕佚胡應麟二酉綴遺曰談於此書頗肆力校讐第中闕咄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類闕胡澍等五事婦人類闕李誕等七事談謂徧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曰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云云

則書在當時已非完帙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亦未著錄卷首題蜀
本二字第八卷內載有先大夫龍泉夢記一篇記
中稱崇寧乙酉拔漕解次年叨第末署政和七年
三月宋如璋記是作此書者卽如璋之子特前後
無序跋其名已不可考矣書分十二類凡帝王運
兆門二卷異兆門三卷夢兆門三卷相兆門二卷
卜兆門二卷識兆門二卷祥兆門一卷婚兆門一

卷墓兆雜誌門一卷爲善而增門一卷爲惡而損
門一卷大旨在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數無容妄
覲而又推及於天人迪吉從逆之所以然雖採摭
叢瑣不無涉於誕幻而警發世俗意頗切至蓋亦
前定錄樂善錄之類且其書成於南渡之初中間
所引如成都廣記該聞錄廣德神異錄唐宋遺史
賓仙傳蜀異記摺紳脞說靈驗記靈應集諸書皆
後世所不傳亦可以資博識之助也

陶朱新錄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二百二 子部

三

宋馬純撰純字子約自號樸橄翁單州城武人紹興中爲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大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鄉搜輯見聞著是書因名曰陶朱新錄純事蹟不槩見惟會稽志載其題能仁寺壁一詩以譏僧宗昂有黃紙除書猶到汝定知清世不遺賢之句爲當時傳誦是書自宋以來史志及各家書目亦皆不著錄然周輝清波雜志引其中韓南一條稱爲樸橄翁陶朱集又稱樸橄翁單父人嘗宦於宣政間蓋卽此書知實出宋人非後來依託也

所載皆宋時雜事大抵涉於怪異者十之七八亦
洪邁夷堅志之流末附元祐黨籍一碑與全書體
例頗爲不類考錄中所記馬默思郭真人詩純蓋
默之諸孫默在神宗朝以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致仕奉祠後入黨籍南渡以後力反宣和之政以
收人心凡黨人子孫皆從優敘故張綱華陽集中
有論其除授太濫一疏然士大夫終以爲榮純載
是碑蓋以其祖之故亦陸游自稱元祐黨家之意
云

睽車志六卷

內府藏本

宋郭彖撰彖字伯象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是書皆紀鬼怪神異之事爲當時耳目所見聞者其名睽車志蓋取易睽卦上六載鬼一車之語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似此書嘗經進御矣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載有是書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五卷而明商維濬刻入碑海者又作六卷參錯不一考夷堅志載趙三翁得

道事有張儔朋父爲作傳郭象伯象得其文載於
睽車志末云云今勘檢此本惟張儔作張壽傳寫
異文其在卷末則與洪說相應知猶舊本特後人
屢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異耳書中所載多建炎
紹興乾道淳熙間事而汴京舊聞亦間爲錄入各
條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說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
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以資勸戒特撫拾旣廣亦
往往緣飾附會有乖事實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
疑爲蟒精程迥亦南渡宿儒多所著述而以爲其

家奉玉真娘子由此致富張翳能斥姦平亂志操甚正身後尚廟食邵武而以爲挾嫌殺人白晝見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其他亦多涉荒誕然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爲善之大旨可矣

夷堅支志五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邁撰邁所著容齋隨筆已著錄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故以列子夷堅事爲名考列子謂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謂珍

禽異獸如山海經之類邁雜錄仙鬼諸事而名取
於斯非其本義然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
之名則邁亦有所本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
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
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
峕賓退錄亦載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
相重複各節錄其序之大畧頗爲詳備此本僅存
自甲至戊五十卷標題但曰夷堅志以其序文校
與峕之所載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惟與峕記

支丙作支景謂避其曾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殆傳寫者所改歟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朱國禎湧幢小品不知爲志中之一集乃云夷堅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刪之則誤之甚矣陳振孫譏邁爲謬用其心其說頗正陳櫟勤有堂隨錄則謂邁欲修國史借此練習其筆似乎曲爲之詞然其中詩詞之類往往可資采錄而遺聞瑣事亦多足

爲勸戒非盡無益於人心者小說一家歷來著錄
亦何必拘於方隅獨爲邁書責歟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皆
文淵閣著錄

博物志十卷

內府
藏本

舊本題晉張華撰考王嘉拾遺記稱華好觀秘異
圖緯之部摺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
及世間閭里所記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
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然記事采言亦多

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云云是其書作於武帝時今第四卷物性類中稱武帝泰始中武庫火則武帝以後語矣周亮工書影謂藝文類聚引博物志子貢說社樹一條今本不載案此條實在第八卷中亮工蓋偶然未檢然考裴松之三國志注魏志太祖紀文帝紀滅傳吳志孫賁傳引博物志四條今本惟有太祖紀所引一條而佚其前半餘三條皆無之又江淹古銅劍贊引張華博物志曰鑄銅之工不可復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今

本無此語足證非宋齊梁時所見之本又唐會要
載顯慶三年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曰白
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名以其調高人遂和
寡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張華博物志曰劉褒
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
圖人見之覺涼今本皆無此語李善注文選引張
華博物志十二條見今本者九條其西京賦注引
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詞一條閒居賦注引
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

得蒲陶一條七命注引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
香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段公路北戶錄引博物
志五條見今本者三條其鵠鵠一名雞鵠一條金
魚腦中有麤金出功婆塞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
足證亦非唐人所見之本太平廣記引博物志鄭
宏沉釀川一條趙彥衛雲麓漫鈔引博物志黃藍
張騫得自西域一條今本皆無之晁公武讀書志
稱卷首有理畧後有讚文今本卷首第一條爲地
理稱地理畧自魏氏日以前云云無所謂理畧讚

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後又趙與峕賓退錄稱
張華博物志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今
本此條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則併
非宋人所見之本或原書散佚好事者掇取諸書
所引博物志而雜採他小說以足之故證以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所引亦徃徃相符其餘爲他書所
未引者則大抵剽剟大戴禮春秋繁露孔子家語
本草經山海經拾遺記搜神記異苑西京雜記漢
武內傳列子諸書鉅訂成帙不盡華之原文也又

劉昭續漢志注律歷志引博物記一條輿服志引博物記一條五行志引博物記二條郡國志引博物記二十九條齊東野語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條謂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取其名而爲志楊慎丹鉛錄亦稱據後漢書注博物記乃唐蒙所作今觀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博物志四條又於魏志涼茂傳中引博物記一條灼然二書更無疑義此本惟載江河水赤一條又載漢末關中女子及范明友奴發冢重生一條而分爲兩條又載日南

野女一條訛羣行不見夫句爲羣行見丈夫訛其
狀晶且白句爲狀晶目其餘三十一條則悉遺漏
豈非偶於他書見此三條以博物二字相同不辨
爲兩書而貿貿採入乎至於雜記下所載豫章衣
冠人有數婦一條乃隋書地理志之文唐人所撰
華何自見之尤雜合成編之明證矣書中間有附
注或稱盧氏或稱周日用案文獻通考載周盧注
博物志十卷又盧氏注博物志六卷此所載寥寥
數條殆非完本或亦後人偶爲摘附歟

述異記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爲祖冲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冲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爲別自一書則可以爲誤題祖冲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

剽剽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卽採徐整
三五歷記其餘精衛諸條則採山海經園客諸條
則採列仙傳龜厯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則
採異苑以及防風氏蚩尤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
不得云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
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周禮孤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生大野山
尤爲拙文陋識考昉本傳稱著雜傳二百四十七
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

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
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
周保定二年後梁蕭歸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
昉安得而記之其爲後人依托蓋無疑義姚寬西
溪叢語謂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
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撫以補善注之逸今
考李善閒居賦注此句下引荊州記曰房陵縣有
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並無未詳之語寬偶
讀誤本不知此書之剽文選注反謂選注未見此

書舛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
相同則其僞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
雞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
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前蛇珠龍珠之諺乃剽
竊灌畦暇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
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說足成卷帙亦如
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

官至太常卿事迹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
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
九篇尚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鼠蝨事余
戲撫作破蝨錄今無所謂破蝨錄者蓋脫其一篇
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
十卷合前集爲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
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
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抄出續記不及十
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抄入續記中爲十卷俟

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爲抄合者
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爲之耶其書
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
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
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
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二
酉藏書之義也其子曰有曰諾臯記者吳曾能改
齋漫錄以爲諾臯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
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

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

清異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邢州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
避晉諱改陶氏仕晉爲知制誥倉部郎中仕漢爲
給事中仕周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
加戶部尚書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皆采撫唐及
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注事實
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
語胡應麟筆叢嘗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

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
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張翊者世
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
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錄舊文刪除未盡耶所
記諸事如出一手大抵卽穀所造亦雲仙散錄之
流而獨不僞造書名故後人頗引爲詞藻之用樓
鑰攻媿集有白醉軒詩據其自序亦引此書則宋
代名流卽已用爲故實相沿旣久遂亦不可廢焉

續博物志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晉李石撰然第二卷稱今上於前朝作鎮
睢陽洎開國號大宋是宋太祖時人矣而又稱曾
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全撫陸佃埤雅
之說又引子華子陳正敏遜齋閒覽曾慥集仙傳
均南北宋間之書則併非北宋初人別本未有其
門人迪功郎眉山簿黃宗泰跋稱爲方舟先生方
舟爲宋李石之號所作詩如例已著錄經部中則
稱晉李石誤也然石爲紹興乾道間人亦不應稱
太祖爲今上殆亦剽掇說部以爲之仍其舊文未

及削改歟其書以補張華所未備惟華書首地理
此首天象體例小異其餘雖不分門目然大致畧
同故自序謂次第仿華書一事續一事然龜巢蓮
葉一條與華書複出竟不及檢又王士禎香祖筆
記摘其旣云劉亮合仙丹得白蝙蝠服之立死又
云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泄而死乃
更云丹水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
神仙自相矛盾又摘其以文帝使掌故歐陽生受
伏生尚書以伏生墓爲在潞水以蟠溪爲在汲郡

皆附會舛誤特以宋人舊笈軼聞瑣語間有存焉
姑錄以備參考云爾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淵閣著
錄